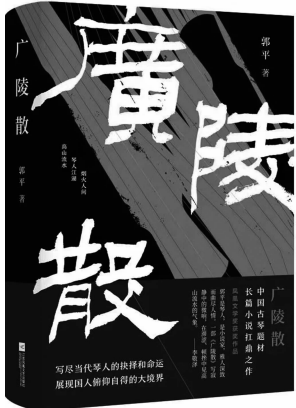


一部风雅别致的江南文人小说



2022年6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关,当然也与创作主体密不可分。《广陵散》曾经考虑过用《琴殇》来命名,整部小说围绕着琴而展开,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寂寞空寂,何等的清高风雅不同流俗。小说细说古琴的源流嬗变,纵谈古琴名曲的种种韵味,琴界高人的风标清望,沉潜其中,云蒸霞蔚,气象之万千,层峦之叠嶂,让人仿佛入山阴道上,颇有目不暇接、流连忘返之感。这样的说琴、谈琴,这样的欣赏名曲、月旦人物,不是教科书式的四平八稳,不是发泄个人私愤一孔之见的自说自话,不是纠缠于门派高低的师心自用一叶障目,更不是卖弄显摆专业知识的孤芳自赏坐井观天。诗性的语言,体贴的观察,入微的拿捏,小说之中周明的探寻,明子的日志,叙事线索的自然双重设置,娓娓道来,如春风拂面,如泉水叮咚,如独坐幽篁,如漫步田野小径,真是心旷神怡,欲罢不能。

《广陵散》的久经打磨,与它讲述的故事和人物有关,更与作者潜心文本惨淡经营倾尽生活积累有关。《广陵散》中的人物并不繁多,故事情节也不复杂,但讲述琴人故事,从琴界一隅看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这就要看作者的眼力与取舍、看作者的功夫与笔力了。小说没有拘泥于校园之内汪洋恣肆地书写琴人之间的倾轧、纷争以及琴人在现行体制之下的生存困境、与其他

艺术门类之间的鸡争鹅斗山高水长,更没有纠缠于琴人之间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而大费周章煞有介事;他聚焦于小说中人物在时代中的跌宕起伏、命运遭际,他们的明智离开,他们的孤独坚守,他们的载沉载浮,他们的内心纠结,他们的人在滚滚红尘中的无奈悲凉。作者倾注笔墨最多感情最为充沛的人物,无疑是周明与徐大可。在我看来,徐大可的人物形象似乎比周明要更为丰富立体,更为血肉丰满,更为耐人寻味,也更为令人扼腕叹息。徐大可习吹箫,周明操七弦琴,两人是同窗好友,虽然门类有别,但都是民族乐器,遭遇的窘境虽有差别却大同小异。原以为,小说中的徐大可可能会更能适应时代的大潮,更能在市场的潮汐中呼风唤雨长袖善舞,但他最终的婚变、父母的结局、祝融对他出租屋的光顾、他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一眼失明、他对周明的热心肝胆与逐步疏离、投资理财的血本无归、身罹恶疾的来日无多,凡此种种,都在为一介草根不懈奋斗努力抗争却如此结局绘出一幅凄婉的画圈,吟唱一曲悲壮苍凉的挽歌。周明的书生意气,周明的清高自许,周明的辗转腾挪,周明的情感结局,也并非概念先行,自我意淫,而是合乎逻辑,水到渠成。还有曾雪诺的远走西班牙,余韵的最终归宿润城,季风的机关算尽身败名裂,“长清”古琴最终落入商人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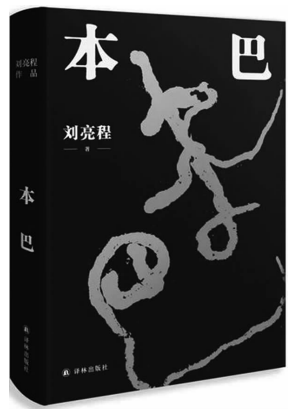
的掌心。这样的小说走向,这样的情节安排,都是对生活的审慎观察所致,也都是作者耐心打捞细心琢磨惨淡经营所致。

《广陵散》的特别考究,如同它对古琴名曲的诠释,不是信马由缰,不是不着边际,不是毫无节制汨汨滔滔。作者写扬城琴家后人,写钟鸿秋弟子齐丹青,借齐丹青来仰望钟鸿秋。周明与她两次见面,一是梁溪古镇的彼此晤谈,一是齐丹青已经缠绵病榻的隔窗瞭望,一代琴人的悄然远去,一代艺术的如此衰微,颇有《广陵散》绝知音难再之叹。作者并没有明说余韵因何而怀孕,也没有说她与一姓许的有什么故事发生,但这样的文字处理,还是很有讲究,余音绕梁,颇具匠心。作者在三十余万字的文本经营中,一直保持着语言的雅洁与诗意,一直保持着叙述的张力与节奏,这也不是轻易就能做到,更不是眼高手低者所能为。

有人写茶,有茶人三部曲;有人写玉雕,有《穆斯林的葬礼》而备受瞩目;有人写棋,黑白分明,变幻无穷;有人写壶,壶里壶外,尺幅千里,春秋过往;有人写驴,驴的买卖,牵动时代巨变多方神经。郭平教授本就是琴界名家,他写琴,写琴与人、与时代,二十多载的潜心贯注细细揣摩,二十多载的不急不躁笃定从容,成就了一部堪可令人欣慰的江南文人小说。

□王振羽

刘亮程故事里的“元宇宙”



2022年1月
译林出版社

本书的单薄容量囊括江格尔的宏大史诗并不容易,这也注定了本书创作的局限性。

在刘亮程讲述的这个故事里,江格尔出场机会并不多,除了前面无休无止的酒宴,再就是后半部分几乎一笔带过的征战,反倒是雄狮英雄洪古尔,以及洪古尔的弟弟赫兰着墨最多。江格尔为了迎接拉玛汗国还未出生的哈日王的挑战,派出永远长不大的洪古尔,结果一不留神,洪古尔被人用铁链拴在车轮上,于是洪古尔的那个还未出生的弟弟赫兰为了营救哥哥,提前来到世上。相较于江格尔和洪古尔在战场上的叱咤风云不同,手无缚鸡之力的赫兰仅有一个“独门绝技”,那就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好玩的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不知道,反正人见人爱,老幼咸宜。

赫兰将拉玛汗国上至将领下至牧民全玩成了滚羊粪蛋的小孩,于是将领们忘了前往本巴的进攻,牧民忘了正在进行的迁徙,所谓玩物丧志,大抵如此。当“本巴国人人活在二十五岁”时,哈日王的将领和牧民却被赫兰的游戏带回到了童年。童年是天真的,同时也意味失去了战斗的欲望还有力量。曾气势汹汹的哈日王面对变成小孩的将领和牧民,雄心难再,自然也无法对江格尔的本巴构成挑战,这一切归功于赫兰。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当谋士策吉把赫兰游戏成功“喜讯告诉江格尔时,班布来官殿里一时热闹起来。只有阿盖夫人喃喃地说,他们全变成孩子了谁来养活”。那些孩子原本是前来进攻的敌人,但现在他们变成了孩子。孩子不是敌人,这里隐藏着千百年来世代流传的草原法则——“不杀没长到车轮高的孩子,这是我们草原上的法规”。正因如此,被敌人抓走但始终不愿长到车轮高的洪古尔因此一次次一天天逃过被杀的命运。美艳的阿盖夫人对拉玛汗国这些玩游戏玩成“孩子”的担心,本质上是对蒙古传统的一种继承,哪怕这些人曾经是欲将自己置于死地的敌人。

刘亮程还写到了草原的另一个传统,那就是“不能对睡着的人下刀,这也是草原上的法规”。这话用一句土得掉渣的俗语说就是,明人不做暗事。广袤的草原滋养了蒙古人光明磊落的性格。

整个故事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明线,就是江格尔的心理活动,另一条则是赫兰构成的“暗线”。赫兰就像是梦境的穿越,他的游戏战法,有点像当前正火爆异常的“元宇宙”概念。或者说,赫兰就像是平行于江格尔现实世界的“元宇宙”——不知道刘亮程在创作时是否了解这一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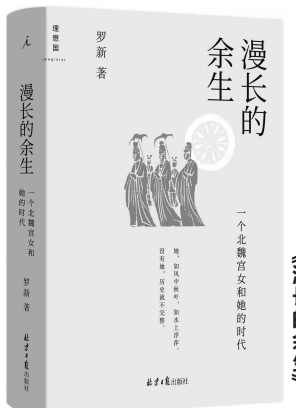
念。这个梦境与真实的世界相对照,赫兰就像是梦境中的江格尔。赫兰的身上有着江格尔的许多影子,他的勇敢、情义、机智,无不是本巴人特征的写照。在这个平行世界里,只有梦境。梦里是游戏,这个平行的游戏将哈日王及他的部落变成了贪玩的小孩,战争就此戛然而止。

当然,刘亮程讲述的这个故事并没有因为赫兰的胜利而就就此终结,他写到了江格尔率领众多英雄,击退了莽古斯的进攻;写到了著名的东归历史事件,写到了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在东归征途上,“整个迁徙队伍对发生在周边的屠杀和掠夺视而不见,他们眼里只有前方”“父亲被杀了,儿子的眼睛直视前方。儿子被杀了,母亲和女儿的脚步迈过尸体继续前行。一个部落被杀了,牛羊被掠夺走,另一个部落的人马踏着尸体走向前方”“每前行一步都有人和牲畜在死去,却没有一个人回头。他们心里只有那个要回去的故乡,眼睛看不见身后的死亡……”

然而,相较于赫兰那脑洞大开的游戏式“战斗”,后面的这些事件感觉缺乏充分的铺垫,更多时候就是对历史事件的枯燥重复。后面叙事张力多有不足,这或是对历史诗歌再创作必须面对的困惑。

□禾刀

我们都是历史长河里的沙



2022年7月
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

而演变为与北魏之间的战争。生活在南朝中层官僚家庭的王钟儿,在战火中家破人亡,两年后被掠为北魏平城宫女,时年三十岁。王钟儿既普通又不普通,她所受的文化让她获得高品阶,靠近后宫的高层人物,机缘巧合,她抚养了幼时的宣武帝元恪,后又在宣武帝的信任托付下,于七十多岁的高龄建立了一支由宫外良人组成的抚养太子元诩(即位后称孝明帝)的乳保团队,王钟儿的位置相当微妙,她不是权力的中心人物,却能旁观风起云涌的历史事件,她是北魏宫廷斗争一个绝佳的“局外人”。

王钟儿在北魏宫廷度过的五十六年的漫长余生,恰巧是北魏历史的关键时期。罗新从王钟儿那里借来了她的眼睛,用她的所见所闻,带着读者去亲自感受那个时代。不同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史”,本书的一字一句都有史可据,但这里的人是写大的,是立体的;在围绕权力展开的斗争之外,在被涂脂抹粉的历史记录之内,他们也不过是普通人罢了,无论地位贵为帝王,又或是卑若宦官,在人们“因眼前的需要将过去那个‘唯一’改写为‘多种’之前”,人总是在历史的波浪里沉沉浮浮。

“王钟儿”是一个支点,可以撬开历史的门缝。

其中两个最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是“子贵母死”制度,二是北魏崇佛的风气。凭借“子贵母死”,常太后和冯太后清除了太子的生母,得以控制幼帝,孝文帝长子元恂之废也与此有关,并不单纯因为反对迁都和反对汉化改革,而是牵涉大冯谋废小冯以取皇后之位,这意味着,太子恂的废黜早在这些有心人的计划之中。田余庆与罗新都重视“子贵母死”的研究,它对北魏政局的影响太大了。大冯称后,小冯、王钟儿等一批后宫女子出家为尼,王钟儿改号慈庆。这在当时是惯例。比丘尼的身份使她们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和新生,而皇帝、贵族的崇佛信仰,又给这些特殊身份的比丘尼重返权力中心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王钟儿的一生,游离于权力中心的边缘,无比接近,却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干涉权力的一丝一毫,她是一个不情愿地卷入权力漩涡的普通人。在无数大大小小的历史里,王钟儿永远只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旁观者,一块人肉背景板;但在真正的历史里,她也是这些事件的亲历者,一个时代不会只属于帝王,也属于那些宛如尘埃的小人物。

比起波诡云谲的历史变迁,作者的历史观更令我动容,书封上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关注

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比起书里白纸黑字直接描写故事,我觉得作者真正想言说的却在书外,那是一种读史的态度,一种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史料的方法论。读史越多,我越能理解那些历史边缘的小人物,王钟儿尚且出身世家,其时百姓,又当如何?

王钟儿的出场背景,是颍川城破所引发的屠城与劫掠,令人不忍细思。而作者在探寻历史真相的同时关注着那些小人物的命运,那些真实的,残酷的,被正史所遗忘和忽略的边缘人物,他们也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古代的普通人恐怕并不在意是否能够给后人留下人生的痕迹,但每个人都是历史无尽长河里的细沙,千百年来堆成了山,作者并没有去山上拾取那些耀眼夺目的奇石,而是在奇石周围抓了一把细沙,向着读者细细诉说这沙的命运。

历史的长河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而我们,也是这河里的沙,无论如何,历史总会向前流去,但沙会一直沉积下来,永不腐朽地堆积成山,或许有的沙最后会积聚成漂亮的小石子,乃至至于光彩夺目的奇石,但对于山而言,都是它的一部分罢了。

□赵青新

一篇不过数百字的墓志铭,你能读出些什么呢?在《漫长的余生》里,罗新以北魏宫女王钟儿这么一个平凡小人物的墓志铭作为切入角度,讲述了围绕王钟儿人生故事展开的从北魏献文帝到孝明帝之间近八十年的历史。

公元466年,宋明帝刘彧与在寻阳称帝的侄子刘子勋二帝并立,内战几乎波及刘宋全境,继